

Дар Мусру

挤脚的鞋

[阿塞拜疆] 埃尔钦 著

杨天庆 范奇龙 王永发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阿塞拜疆〕 埃尔钦 著

挤脚的鞋

ДАР ТУФЛИ

杨天庆 范奇龙 王永发 译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庄学君

封面设计:文小牛

挤脚的鞋

[阿塞拜疆]埃尔钦 著

杨天庆 范奇龙 王永发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1/32 印张 4.375 插页 4 字数 130 千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034-7/I·441 印数 1-3000

定价:5.00 元

序

埃尔钦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当代阿塞拜疆文学的杰出代表，现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分管文化、教育、出版、语言、宗教事业的副总理和阿塞拜疆文学艺术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的不少作品已被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保加利亚语。可惜在我们中国，至今极少有人知道他。我们这次翻译他的短篇小说集《挤脚的鞋》，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译介的一次尝试。

埃尔钦 1943 年 5 月 13 日生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其父李尔思·阿法德维是著名作家。由于天赋、爱好以及家庭的影响，1959 年埃尔钦还在中学读书时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至今为止，他共发表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其中有约一百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二百多篇学术论著。还翻译过欧、美、日作家的文学作品。他的六部长、短篇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在前苏

联上映时引起过热烈的反响。今天，在阿塞拜疆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已有不少文学工作者将他和他的作品列为自己研究的课题。

埃尔钦的小说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他常常通过描写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探索人生的哲理，揭示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作者对阿塞拜疆人民的关怀，透露着一个社会慈善家的仁爱和一个哲学家的沉思。他长于心理描写，为了细腻逼真地表达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常圆熟地运用意识流乃至荒诞的手法。这些特点，细心的读者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定可窥见一斑。

译介埃尔钦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和阿塞拜疆两国文化交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但愿我们这本小小的译作，能如东风第一枝，迎来中阿文化交流的真正的繁花似锦的春天。

译 者

1994年11月20日

于成都狮子山

目 录

序	(1)
巴黎车祸	(1)
火车·毕加索·拉图尔·1968 ...	(22)
灰色虚空中的俩人.....	(36)
挤脚的鞋.....	(47)
霍塔尔·布列斯托.....	(72)
最后的早晨.....	(87)
黄色夹克衫	(112)
埃尔钦简介	(125)

巴黎车祸

卡维姆老师做着昏昏沉沉的梦。

在梦中，他看见了一些去世已久的人，那些人不是他的父亲、母亲，而是他的老邻居、在任二十五年的小学校长、他妻子的远房亲戚、鲁韦达的前夫。这些人正聚在一起吃西瓜，西瓜每瓣有船那么大，鲜红鲜红的。这些早已去世的人爬上一瓣瓣西瓜，扳下瓜瓢大吃大嚼，西瓜汁溅得他们肩上、腿上到处都是。

西瓜瓢是鲜红的，可正当卡维姆老师瞧着瓜瓢时，他好象听见了枪响声。接着，又响了一下。

卡维姆老师睁开眼睛，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做梦。可是，他又听见了枪声。他坐起来，又听见了清脆的枪声。他跳下床，

走到窗前。

卡维姆老师一家住在一幢二层的旧楼里，楼前有一片小广场。早晨，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们在入口处的报亭买了报纸，习惯地坐在广场的长凳上读报。接着，做妈妈的，当奶奶的，还有保姆，纷纷推着儿童车来到广场。小推车就像钢琴的琴键一样排成一行。下午，老人们又聚在一起玩骨牌。夜幕降临时，广场上空无一人，变得静悄悄的。但第二天早晨，广场又准确地、无可更改地重复前一天的日程。

卡维姆老师伸头探出窗外，俯视广场。他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拿起枪瞄准，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戴露指手套的人。

开始，卡维姆老师吓了一跳，因为，这还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有人拿着枪站在他的面前。天刚蒙蒙亮，那人就端着枪瞄准开火。但接着，卡维姆老师又好象觉得他们是在拍电影，因为十年前这儿曾拍摄过电影。不过这一次，广场上和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人，就只有这两个人。此外，就是在广场较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有篷的面包车。

他们是谁？小偷吗？

端枪瞄准的人又放了一枪。这次，卡维姆老师听见了狗的嗥叫。他看见戴露指手套的人快步朝一棵橄榄树跑去，那儿正躺着一只嗥叫的狗。那人两手抓住狗耳朵，将狗提起来扔进车里。

卡维姆老师这才明白，这两人是在枪击野狗和病狗。毫无疑问，他们是巴库卫生防疫站的人。即便这样，大清早就枪杀不幸的动物，使卡维姆老师感到格外沮丧。他甚至想从窗子里

朝那两个家伙吼叫几声，可转念又想，在这个世界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工作，枪杀狗是他们的职业。管他呢！而且，很可能射击的子弹不是铅做的，而是麻醉剂，让狗睡着了，再把狗带走。

卡维姆老师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广场对面二层、三层的楼房。大家都还在睡觉。八月的早晨刚刚开始，人们都还没有睡醒。在十字路口的水果摊、蔬菜摊上仍空无一人，西瓜被收进凉亭边的大铁笼里，有一个大铁锁挂在铁笼门上。

突然，卡维姆老师好象觉得这些西瓜如同关在牢里的囚犯一样。这种想法使卡维姆老师极不舒服，因为卡维姆老师不愿意空谈、空想。

卡维姆老师打了个呵欠，挠了挠多毛的胸脯，纳闷为什么枪响没有吵醒其他人。

卡维姆老师认识周围楼房里的所有人。遇见那些熟人时，他经常停下寒暄几句；不很熟的人他仅仅打个招呼，便走过去了。他对有些人，特别是新搬来的人只认得面孔，可是他都能够记住他们。卡维姆老师生下来就住在这所公寓里，从未在别处生活过。十七年前，他曾携全家去诺尔契克住了一月；九年前，他去舒沙疗养院住了十二天。这就是他全部的外出记录。

卡维姆老师转过身，眼睛盯着墙上的钟，这钟是他在学校任教三十年，学校送给他的礼物。这是他一生中收到的唯一的奖励。这时，钟的指针已指到五点四十分。没有必要再上床睡觉了，于是，他悄悄走进厨房。

这是一套有两间卧室，外加阳台、厨房的居室。卡维姆老

师走过一间卧室时，立刻停下来；沙赫佳床边的木制轻便床上躺着的小孩没有睡着，正张着大眼睛静静地瞧着他呢。

卡维姆老师从前从没有见过这小孩如此安静严肃。

沙赫佳是卡维姆老师的大女儿。这孩子是她的儿子，卡维姆老师的外孙。他是个特别爱哭的孩子。六个月前他来到人世，半年多来除了熟睡的时间外，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的哭声。现在，卡维姆老师看见外孙醒着，没有哭，心里真有几分吃惊。今天的早晨是什么样的早晨呀！

自然，卡维姆老师不迷信，从不算命占卜。但即便如此，八月早晨意外的枪声，对西瓜的奇怪的联想，甚至那不睡觉、不哭不闹、专心瞧着他的外孙，都使卡维姆老师感到茫然，不舒服。

他点燃了厨房的煤气，灌满了一壶水，把壶放在炉盘上。然后，他梳洗了一下，便又静悄悄地返回房间，开始穿衣。他的妻子扎赫娃、二女儿朱莱克哈、儿子哈姆雷特都还在睡觉。

卡维姆老师这次早起也许纯属偶然。不过，平时家里就数他起得最早。每天六点四十五分，他准时整装待发，刷刷衣服，擦擦鞋。当家人还在熟睡时，他常常已出了门，去买当天的面包、酸奶、报纸，然后回家吃早饭，最后去学校。总之，卡维姆老师在家中承担了供应食品之类的全部事务。

卡维姆老师教授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地理。但现在是假期，他不必去学校。不过，由于三十五年的习惯，他还是提起蓝口袋，静悄悄地离开了家。外孙还是刚才那种严肃的面孔，看着他走出去。

城里除了清道夫在工作以外，空旷无人。清道夫看见了卡维姆老师，尊敬地问候他。卡维姆老师也问候了清道夫，然后继续朝前走。

商店、报亭当然还关着门。卡维姆老师一边摇摆着口袋，一边朝普雷莫斯克大道走去。他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走着，走着，忽然感到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毫无疑问，世界上城市的名字卡维姆可以记住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对巴库的大街小道、死巷、单独的楼房也如数家珍，记得清清楚楚。可即便这样，在这八月的星期六早晨，他走在空荡荡的巴库街上，总觉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且城市居民好象就是正在用扫帚扫地的清道夫组成。

学校的学生给卡维姆老师取了个绰号，叫“口袋”。他一直提着模样相同的口袋，无论他排队，或买东西都用这种口袋。无论是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的学生，还是毕业生，或新生，他们都发现那口袋一直是深蓝色的，于是学生们又给绰号加了个“蓝”字。“卡维姆老师，蓝口袋”。不久，绰号前又加了个“老”字，叫“老蓝口袋”。

学生们害怕此事被卡维姆老师知道，可绰号偏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不过，他并不在意，也不生气，因为他想：“没关系，学生将长大，他们自己也会提起口袋，会理解的。”当然，还有一个卡维姆老师不知道的细节：老师中间也有人叫他“老蓝口袋”。

普雷莫斯克大街也是空荡荡的，只有卡维姆老师，还有许多海鸥。它们沿着海岸飞翔，一次次扑向海面点水。海鸥在无

人的地方叽叽喳喳，声音如此清晰，不象是一般的吵闹，倒象是它们自己在讨论什么事情。

卡维姆老师没心思去联想。这会儿，他担心的是商店是否有酸奶出售。与其说他讨厌鸟儿，倒不如说他不满意城市卫生服务业。因为服务人员怕麻烦，没有把海滩清扫干净，这样，海鸥便飞到这儿来觅食了。

他沿海滩走着，一边摇晃着空口袋，一边考虑今天，或最迟不过明天，要给巴库城市委员会写信，谈谈城市卫生的状况。他在心里开始捉摸这封信的头几句话。但这时，他又想起了刚开枪打死野狗的两个人，和睁着眼睛静静瞧着他的外孙。

沙赫佳的丈夫叫沙尔曼，是物理学家。据说，他很聪明。可聪明并不是房子、钱，更不是小车。沙尔曼也和卡维姆老师一家住在一起，如果确实有什么倒霉事情的话，那么沙赫佳就算是不幸的了。毫无疑问，沙尔曼是个好丈夫。他不酗酒，不发牢骚。早上，他上班去，傍晚，他回家。星期六和星期天带着沙赫佳去大街上的影院看电影。有一次，他还陪同沙赫佳参观过沙夫维伦村的国营园艺农场。

沙尔曼学校毕业后来到巴库，他的亲戚都在盖立巴格乡下。两年前，他和沙赫佳结为夫妇，因为……，因为没人娶沙赫佳。他们是如何认识的？是在何处相遇的？这至今仍是个谜。

沙尔曼这会儿不在巴库，他在巴黎。

沙尔曼工作的研究所与法国科学家建立了联系，他被送到巴黎进行半年的实习，然后，年轻的法国科学家从巴黎来巴库工作六个月。卡维姆推测，如果他的女婿不是出色的专家，

就不会派往巴黎。可是，沙尔曼太内向了，总是沉默寡言，以致卡维姆家里的人也没把他去巴黎这样的旅行当成一件大事。

但就在这八月的早晨，当卡维姆老师摇晃着空蓝口袋，走在海滩上时，不知什么缘故，他竟突然奇怪地意识到沙尔曼竟然居住在遥远的外国城市！这种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影响了他，使他一时放慢了脚步，目视鲜艳灿烂的红色地平线。红色的地平线、蓝色纯净的天空、宽阔平静的大海，以及沿海滩飞翔喧闹的海鸥，都使卡维姆感到欣喜。卡维姆老师喜爱这样的自然景色。

他在大街上耽搁了一会儿，又在几家商店排队买了一些东西。走过水果店时，他决定再买一个西瓜。然后，他又在报亭排队买电视广播报、晨报。这些事情使他回家比平常晚了一会儿。

纳薇达老师开了门。卡维姆老师看见她这么早来到他家，又注意到她的脸上表情严肃，就知道出事了。

纳薇达老师是卡维姆老师的大姐，也是在阿塞拜疆教授体育的第一位妇女。她住在卡维姆老师家大院对面的公寓里。

卡维姆老师一手托着大西瓜，另一手提着蓝口袋，盯着姐姐浓妆艳抹、保养得很好的脸。

“出啥事了？”他问。

“没事，别惊慌，进来！”纳薇达老师说话带有男中音。

卡维姆老师走进门，看见扎赫娃、朱莱克哈、哈姆雷特在里面。沙赫佳坐在外孙的床上，低着头，好像在小声哭泣。看见全家安然无恙，卡维姆老师稍稍镇静了一点。可又是啥事

呢？难道是艾伯多纳赫去世了吗？可纳薇达老师一直很自信的表情说明是发生了别的事情；纳薇达并不像失去了丈夫的妻子。

“沙尔曼出了车祸！”纳薇达老师说。沙赫佳立刻放声大哭起来。

“沙尔曼从巴黎回来了吗？”卡维姆老师问。

纳薇达老师意味深长地直盯着弟弟。

“你以为巴黎没有车吗？”

卡维姆老师虽然比纳薇达老师小两岁，但纳薇达一直为他感到自豪，并一直将他当成自己的丈夫艾伯多纳赫的榜样。有时候，纳薇达也会偶尔用锐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弟弟，这时，卡维姆老师就会像小学生那样惊慌不安。

纳薇达老师把电报递到他面前。卡维姆老师接过电报，走到光线明亮的窗前看了看。电报上明白地写道：“沙尔曼在巴黎遭车祸，现住医院，但无生命危险。”

“喔，”卡维姆老师说，“电报说，他没有生命危险。对巴黎医生来说，治病救人如同喝口水那么容易。”

真奇怪，刚才纳薇达老师也是对扎赫娃这么说的。

扎赫娃收到电报之时，卡维姆老师正走在大街上，考虑怎样给巴库城市委员会写信。扎赫娃已经习惯了单调的生活节奏，多年来一直平平安安。现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她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丈夫不在家，她只好拿起电话，将消息告诉纳薇达老师，并在电话中把电报读了一遍。

纳薇达老师满脸不高兴，因为电话中断了她每天要做的

早操。“唉，”纳薇达老师说，“真是的，电报上不是说没有危险的吗？别担心巴黎医生的技术。沙尔曼从未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事，医生们会把他治好，让他恢复原状的。”

纳薇达老师继续做早操。但她立刻中断了神圣的仪式，拿起电话对扎赫娃说：“你再把电报读一遍。”接着，纳薇达老师匆匆穿上衣服，去了她的弟弟家。现在，卡维姆老师所说的恰好附和着姐姐的每一句话。

卡维姆老师又开始读起电报来。电报说，沙尔曼的一名近亲可以去巴黎，由车主与车祸的肇事者承担全部费用。

读到这里，卡维姆老师看了姐姐一眼。起初，他不知道对这消息说什么好，随即，勃然大怒。

“无耻！他们先莫名其妙地把人弄进医院，然后又提供医疗费！”

话说到这儿，卡维姆老师马上感到他的话、他的愤怒，没有激起其他人的反响。

他的目光移向木床上的外孙，他没有哭。卡维姆老师差点儿要问，这小孩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哭呢？

但卡维姆老师没有问，他看到沙赫佳在轻声地抽泣流泪。她不停地抽泣，但不说一句话。卡维姆老师想，瞧这夫妻俩，真是性格相同，沙赫佳也像她丈夫那样内向，做事笨手笨脚的。

纳薇达老师注意到卡维姆老师在瞧沙赫佳。

“不行，沙赫佳不能去。”她说，“她有个喂奶的孩子。”

朱莱克哈急忙附和：“对，沙赫佳不能去。如果我去，那最好。我会把该办的事情一一办妥。”

沙赫佳的哭泣声响了。她不是因为她不能去巴黎，也不是因为她有个还在吃奶、特别爱哭的孩子，而是因为她深知全家，包括朱莱克哈在内看不惯沙尔曼。朱莱克哈认为在朋友中抬不起头，就因为沙赫佳嫁给了一位这么粗俗下作、口齿不清的丈夫。

朱莱克哈的话激怒了哈姆雷特。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全家。

论年龄，哈姆雷特比沙赫佳和朱莱克哈大，但家里谁也不承认他的年资，所以，他对此持反对态度，又生气，又摆架子。

“老人在世，”纳薇达老师说，“儿女们就别作声。我们——”他指了指她自己和卡维姆老师，“在家里从未吭过声。”

纳薇达老师的话指的是她自己，和早已去世的父母。说实话，纳薇达老师引用了许多不同的例子，讲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发生的事情，以致卡维姆老师以为父母与他们在世的形像不一样，倒真像姐姐的回忆和例子中的人物。

朱莱克哈生气地看着姑母，因为她自己认为她在家里最聪明，最机敏。朱莱克哈非常明白，纳薇达老师自己想趁机去一趟巴黎。

哈姆雷特离开了窗子，走到房中间。他看了看姑母、父亲，看了看朱莱克哈和沙赫佳，他甚至还看了看躺在小木床上，晃着小手，眼睛审视着他们的婴儿。

“我处处受人尊敬，”哈姆雷特伤感地说，“可在家里例外。”他吸了一口气，快步走到门前，打开门，呼地摔门而去。

卡维姆老师像年轻人一样经常光顾剧院。他看过莎士比

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所以，他给唯一的儿子取名叫哈姆雷特。可现在，纳薇达老师冷冷地看着侄儿离开家。虽然哈姆雷特已经三十岁了，但他至今没有职业，还像小孩那样设想着未来的蓝图。他想写剧本，成为以此谋生的剧作家；或者在飞机场里找个工作，梦想成为著名的海关官员；或者从早到晚坐在图书馆里，阅读哲学著作，特别是钻研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记下一摞摞笔记和摘录，从而论证出黑格尔比康德高明。他自己也梦想成为哲学家。

纳薇达老师说：“坐下，谈谈吧。多听意见，事情就会办好些。”

二

卡维姆老师爱读报，从头版到末版的文章他都要阅读研究。这时候，他正坐在阳台上读报。

纳薇达老师在厨房里帮助扎赫佳做葡萄叶包的肉团。厨房因秋天的阳光和气炉的火，弄得很闷热。

朱莱克哈躺在大房里的长沙发上读日记。日记是一位在电车站工作的女朋友给她的，里面描写生动，每页都画了花儿、夜莺和两边插着箭的心（这些画是朱莱克哈的朋友用彩色蜡笔画的）。日记的主题是不幸的爱情和男人的不忠。

朱莱克哈没法集中精力，埋头读日记，因为她老想找借口一次次走进厨房探听纳薇达说些什么。可是，纳薇达老师这会儿什么秘密也没说，她一直信任卡维姆老师，现在仍然信任